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四

宋 段昌武 撰

曹

鄭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洶澤之野

朱曰今之曹州是也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

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

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未時
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
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

音浮音由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

陳曰有法則儉

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
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
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宜立而觀之耳
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

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曰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

孔曰蜉蝣郭璞曰似蝮蜺有角黃黑

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蝮起吉反蜺音羌

楚楚鮮明貌 鄭

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

如渠畧然

朱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

慮者 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

求物反

閱

音悅

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音稅

孔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

閱也閱者悅懌之意 鄭曰麻衣深衣也

孔曰玉藻諸侯之禮

云夕深衣

毛曰如雪言鮮潔 鄭曰說猶舍息也

說

文掘作掘 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

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

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
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絜其衣服志氣揚揚而
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
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
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蟋蟀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

音恭

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

何可反

戈與祿

都外反

彼其

音記

之子三百赤芾

弗音

毛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孔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身荷戈祿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何揭也

孔曰擔揭也

孔曲禮

疏曰戈鉤于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

廣二寸

周禮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猶柄也秘音秘

毛曰祿父也

孔曰

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戈父俱是短兵殺字從父故知殺為父也 賢者之官不過候

人彼曹朝也 鄭曰之子是子也 毛曰芾韠也 孔

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 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 一命緼烏本 芾黝於糾

玼再命赤芾黝玼三命赤芾蔥玼大夫以上赤芾乘

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 孔曰賢

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

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

小人過度也

維鷓

徒低反

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尺證反

其服

毛曰鷓洿澤也

孔曰鷓水鳥形如鷓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

鷓鷓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也

歐陽曰此鷓當

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

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

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陟救反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古豆反

毛曰味喙也媾厚也

張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

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

烏會反

兮蔚

於貴反

兮南山朝濟

子兮反

婉

於阮反

兮變

力轉反

兮季女斯飢

程曰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 張詩曰林木南山

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

居季女飢

陳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鴟尸音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曰興也鴈鳩結

於入反

鞠也

李曰鴈鳩爾雅以為結鞠方言以為戴勝乃今

之鴈也

鴈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曰淑善也

張曰結云者實而不他也

孔曰謂堅牢不

散如物之裏結

陳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

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然者哉盖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其音

毛曰飛在梅也 鄭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

素絲有雜色飾馬

孔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有雜色飾

毛

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孔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

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

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

孔曰鵲鳩常言在

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其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蘇曰

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黃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一也者所以正夫不一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苟在我者不一則吾之愛必有所及有所不及也

朱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駢言有

常度不差忒也

曹曰其下服帶則其上必服弁此言由其心一故其服亦有常也

蘇曰

周旋反覆視之無不如一

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他得

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

朱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

側中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

釋文云榛木叢生也 鄭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

朱曰尊仰愛敬之而願其壽考之辭也 曹曰思古人而願其存也

鴈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易剝卦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

變風之終也

陳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

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東萊曰匪風下泉

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

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曹曰變風之極終之以檜曹檜以匪

風為終思周道也曹以下泉為終思治也則知當時下國之民復思文武成康之治者豈獨一國而已哉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非惟人情之所願而亦天道之常也故於是以豳風繼之

冽

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

音懶郎苦爰

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 王曰苞叢生也

毛曰稂童梁

孔曰禾之秀而不實者

鄭曰愾歎息之意寤

覺也

孔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

耳

程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

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

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嘆念

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

朱曰或曰苞稂微草猶得下泉之潤

而已不被明王賢伯之澤陳曰泉之冷冽者宜養禾稼之物今乃及根莠之害苗及蕭著之野草以興

君侵剝下民之所養反以養害民與無益於民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曰蕭蒿也

陸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曰著筮草也

陸疏曰似籟蕭青色科生

京師高丘而聚居之也

芄

薄工反

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

音荀伯勞

力報反

之

毛曰芄芄美貌郇伯郇侯也

孔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郇郇文之昭也文王之

子惟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時為州伯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周召畢為之無郇侯者

朱曰黍苗既芄芄然矣而又有陰雨

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

不然也

魯曰四國有明王郇
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五

宋 段昌武 撰

幽

鄭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孔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邠杜預

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幽遠徙內出外故言出朱曰幽在今

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

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

馬

孔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于

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國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邠是也定國於邠自公劉始其

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太

王又避狄人之難入處於岐陽成王時周公居東思

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

詩以為豳國變風

孔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風

釋

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劉曰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之國畿內諸侯上繫于王不得國別為風也何不編于魯魯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楊曰幽風周公詩也周公

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併繫之幽黃曰七月特言幽之風俗如此以明后稷先公風化之所及蓋幽國本有是歌周公特陳之而已

范曰幽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
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 鄭曰遭變謂管蔡流言

朱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曹曰先公兼指公劉

而下為言后稷開國乃在於邠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於豳

程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

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

朱曰陳此詩使替矇朝夕諷誦以教

之 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

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

人事當及時耳

呂曰先時感物預慮起時皆憂勤艱難之狀也朱曰使成王知其積累

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耳 所言或與月令

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王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

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

力而助弱其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之

義也 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楊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嘗休也

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饗之禮忠愛之誠隆于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為之者也

王曰非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楊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

興王之本在是故也

劉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

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獻

必音

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

音曷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

炎轍反

彼南畝田

音峻

至喜

張曰七月之詩以夏正為斷

朱曰三王之正不同周既用天正矣而此詩月

數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況此詩陳后稷先公之舊歷夏商之世而成于周公之手則安得遽以天正為紀范曰何以卒歲則又可見二之日為一歲之終也

毛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曰

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孔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月令季夏火星中日永星火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尚書舉中以言焉如此則星火為大火之次與此

大之心
星別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

李曰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殷之

正月也

孔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周正月斗建子之月殷正月斗建丑之月

程曰一之日猶言冬之日夏之日張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朱曰一之日一陽之月

二之日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者猶言是月之日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有周有天

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 孔曰日陽月陰建子之月陽氣初動故以日稱 王曰陽生矣則言日陰生

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四月正陽也秀萸言月何也秀萸以言陰生也陰

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曹曰易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者是也蠶月

者三月也與四月皆陽盛之月而不言日者蠶事非
一月而秀萋陰生之候是以不言日也毛謂一之日
為十之餘至三之日四之日無十矣尚何餘哉
段曰秀萋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

也
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王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鄭曰褐毛布也

孔曰褐賤者之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也

卒終也

朱曰歲夏正之歲也

毛曰三之日夏正月也

孔曰

斗建寅之月

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

孔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

子躬耕帝籍幽土寒晚温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後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

四之日周四

月也

孔曰斗建卯之月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程曰同我婦

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 朱曰我家長自謂也老者

率婦子而餉之 毛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孔曰

釋言

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也曹曰古者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

謂之農夫其重如此 鄭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

成之

朱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意

程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

以七月為首

張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也

范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

鄭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

朱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

范曰孔子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

以備患也是故將言

歐陽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

衣之本則著寒之候

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

朱曰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

孔曰周公陳先公在躬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農事業

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也

范曰

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

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鄭曰載則也

曹曰始也

陽温也

毛曰倉庚離黃也

孔曰即葛

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

朱曰遵循也

毛曰微行牆下

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王曰微行女子之行宜隱屏也

鄭曰柔

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

毛曰遲遲舒緩也

孔曰

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過春
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甚遲故以遲
遲言

繁白蒿也所以生蠶

孔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朱曰蠶生未齊

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

山陰陸曰今洗蠶種尚用蒿

祁祁衆多也程曰韓奕

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孔曰

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程曰殆庶幾也

孔曰公羊傳說築王

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

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 鄭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呂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叮嚀之也

王

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孔曰

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 曹曰倉庚乃

鳴則將蠶之候也說文曰倉庚鳴則蠶生堯典以鳥

獸孽尾翯毛為析因夷隩之候此詩以倉庚鳴鳴為

蠶績之候斯蠡蟋蟀為入室之候大意相類 孔曰

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

以養新生之蠶

曹曰求柔桑則蠶之始生者采桑則蠶之未生者蠶有早晚女服其事之

無歎也 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

遲遲然而舒緩采繁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

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

程曰

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

也王曰公子歸以其時而國人之女亦以時而嫁以見先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朱曰公子幽公

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事故其許嫁之女預以

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其風俗之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言公子者倣此

曹曰預有離親之感張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婚而傷悲亦忠厚也

嫁本人情范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

戶官反

葦

韋兒反

蠶月條

他彫反

桑取彼斧

折

七羊反

以伐遠揚猗

於宜反

彼女桑七月鳴鵙

圭覓反

八月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曰亂為萑葭為葦

孔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為莢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萑

初生為葭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葦

豫蓄萑葦可以為曲也

孔曰月令季春云具

曲植篁管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

程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

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鄭曰條桑枝落

之采其葉也

朱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

毛曰折方

登也

孔曰破斧傳曰隋登曰斧方登曰折然則折即斧也惟登孔異耳

遠枝遠也揚

條揚也

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而采其葉

角而

束之曰猗

鄭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也孔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猗蓋猗而束也毛

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猗也蘇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莢

桑也

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桑柔桑也

鳴伯勞也

鄭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

伯趙氏司至伯趙鵠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又曰幽處西北寒氣之至大率晚耳八月其獲七月食瓜八

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

孔曰績緝麻之名

毛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

孔曰易下

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土寄位於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禮無明文染色多矣而獨舉玄黃由祭服尊故也王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戴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也曹曰或玄或黃或朱所謂秋染夏是也東萊曰八月載績載玄戴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
陽明也孔曰謂朱色光明
鄭曰七月流火將

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孔曰民知將寒
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蓄之以擬蠶用 朱曰七月暑
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成矣又當預擬來
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
程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
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斫 朱曰采桑而大小畢
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 曹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
遺且有法也 毛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

麻事起矣 朱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

或黃而朱者尤鮮明

王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矣

程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

獻斝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張曰

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李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 朱曰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韻耳

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萸

於遙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隕

于敏反

擇

音託

一之日于貉

戶覺反

取彼狐狸

力之反

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績

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縱

子公反

獻豸

古牽反

于公

毛曰不榮而實曰秀萸萸草也

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曹曰爾雅曰萸繞棘苑注即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說

文曰劉向說萸味苦謂之苦萸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苑一名萸繞一名細草生太山宛句川谷四月采根

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萸為遠志明矣

蜩蟬也

孔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蟬蜩也

穫

禾可獲也隕墜擗落也

孔曰隕擗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枝葉落墜地為擗

鄭曰于往也

毛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

東萊曰貉狐貉

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貉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狐貉之厚

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董曰齊東郭書衣貉製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

孔曰

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之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

程曰

其同謂會聚共事也

鄭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曰王曰惟田國人竭作故曰同

鄭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

曹曰仲冬大狩乃周公制禮以後所

定

毛曰續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豨大獸

公之小獸私之 孔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

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 鄭曰

秀萋也鳴蜩也獲禾也隕擇也皆物成而將寒之候

物成自秀萋始

張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曹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

陰已受胎于下萋感之而早秀蜩感之而續鳴至八月秋既分穀之感陰氣而夙成者可以獲矣十月陰既極殺氣盛草木無不隕落矣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也 段曰四月秀萋陰氣之先十月

隕擇陽氣之先

王曰隕擇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

故以隕擇為取貉狐狸之候也

曹曰仲冬之月鳥獸皆生毳毳細毛以自

溫所謂毳毛也。幽土寒，非裘不可以禦風，故也。

孔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

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

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曰：獻豸于公，亦愛其上之

無已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

上。孔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又曰：此專言狩獵以終

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

音終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起弓反

室

珍悉反

熏

許云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

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毛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曰考工記曰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朱曰宇

郭曰蟋蟀今趨織

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毛曰

穹窮也室塞也

孔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曰熏鼠令出其

窟

曹曰熏而出之懼其復穴也

毛曰向北出牖也

孔曰士虞禮云祝啟牖嚮

注云嚮牖一名也為寒之備不塞南窓朱曰塞向以當北風也

墼塗也庶人華戶

孔曰華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曹曰凡人之居必有牖以納光明必有戶以通出入

也 孔曰穹窒墼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

塗之矣

朱曰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

曹曰三之日于耜丁

壯盡出而在田婦子供饋餉事蠶織亦已勤矣至是農事既畢女功亦成宜閔憐之曰嗟者閔憐之辭也閔憐之則欲使之安居而休息焉此邑居之所以當

修也

曹又曰既皆温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于內

孔曰改歲者以仲冬

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

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故上

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而載其民言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

東萊曰豳詩陳先公風化

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曹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

時豳人用夏正而于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

之改歲也其后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

范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

斯蠡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

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

鄭曰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曹曰斯螽莎雞得暑而股羽振動蟋蟀得寒而漸以

附近於人寒暑變遷昆蟲猶隨之以出入而況於人

乎

王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

孔曰蟲

既近于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

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

出在壘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

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張曰此章見老者之安

朱曰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蓰

於六反

七月亨

普庚反

葵及菽

音叔

八月剥

音卜

反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

壺九月叔苴

七余反

采荼

音徒

薪樗

勅書反

食我農夫

毛曰鬱棣屬蓰蓰也

孔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

蓰蓰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蓰李車下李即鬱蓰李即蓰鬱蓰生可食

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煮故以專言之

爾雅注葵承露也大莖小葉

華紫黃色

李曰可茹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

朱曰菽豆也

毛曰

剝擊也

孔曰棗須就樹擊之

曹曰凡米以稻為上黍次之稷

為下四章既言八月其獲矣此章又言十月獲稻則

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

毛曰春酒凍醪也

孔曰此酒

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月令仲冬麴蘖

必時注云古者獲稻而清米麴至春為酒

曹曰凍

時釀之至春乃成

蘇曰夏

爾雅云

不可釀故為此酒以繼之也

鄭曰介助也

右也

毛曰眉壽豪眉也

李曰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

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瓠而圓者謂之壺蘆 劉

曰壺枯者可以為壺嫩者可以供茹八月宜斷其梢

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

孔曰壺與

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

張

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

毛曰叔拾也苴

麻子也

爾雅曰麻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刀反孔曰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王曰茶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

爾雅曰葉似苦苣

花似菊堪食而苦

毛曰樗惡木也

孔曰樗惟堪為薪故云惡木

王曰以樗不材故薪之也然則材木在所養亦可知也

呂曰衣裘具矣居室

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

以無蓄也

王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

程曰自六月食鬱及

真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 王曰眉壽衰矣

養氣體以助之也

朱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
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曹曰周

人肯親而
尚齒也

程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故

云食我農夫

鄭曰瓜瓠之蓄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
木之薪養農夫之具 朱曰瓜瓠直茶

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段曰為裘為
裳者知貴賤之分田獵者識尊卑之等飲食者知幼
長之節農夫不自矜其勞而知恤其婦子之勞長幼
不自憚其苦而知憫其農夫之苦分義謹嚴恩愛篤
密

朱曰此章至卒章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直容反

稷音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力反 亟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

成熟築堅以為場 毛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孔曰

土故築場於圃 曹曰是時地無曠土姑以人力隨時而為之自斷壺叔苴以後無復圃事可以築之矣

鄭曰納內也治於場而納之困倉 孔曰種植諸

穀名為稼 李曰禾之秀實者為稼又在野曰稼 說文曰黍禾屬而黏

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孔曰黍可以為酒爾

雅曰粢稷也

孔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
郭璞曰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粢也稷

也粟也正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
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

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稌反子也也曹曰本草以稷為
稌如黍而色黑其米黃與黍俱為私秣故其苗與黍

同類也毛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稊董曰鄭眾曰先種
後熟謂之重後種

先熟謂之稊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冢所謂
藝釋文曰禾邊作童是重稊之字禾邊作重是種

藝之字孔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稊

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與菰反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

叔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

也 曹曰言黍稷重糝矣而又言禾言叔苴矣而又

言麻蓋兼藁秸納之所以為薪蒸芻秣者亦豫備矣

自黍至菽七者熟以秋冬而麥之熟則在初夏凡此

諸穀其種斂之時不齊未必同時而納必云爾者蓋

以見農事之備有也

段曰夏熟之麥猶可與是數者同納民生之裕可知

鄭

曰既同言已聚也

王曰所納之備也

毛曰入為上出為下

李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范曰宮功公室之

役也

董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 朱曰宮邑居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
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 鄭曰爾

汝也

毛曰宵夜也

李曰男子宵則索綯女子夜則紡績前漢志曰女子所得日四

十五蓋一月三十日民又以半夜力作又添十五日

程曰綯所用蓋屋

蘇曰以補

綴屋之敝陋 孔曰綯繩之絞也 鄭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

鄭曰亟急也

黃曰春日舒遲而采繁者 初冬日促迫而乘屋者亟

毛曰乘升也

程曰乘屋蓋治也

鄭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

耔之時上云塞向墁戶是都邑之屋 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董曰各入保

城故野廬之居間可以治之

孔曰播種也

張曰

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曰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范曰天運

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呂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

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

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凌

力證反

陰四之日

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觥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十有二月令斬冰 毛曰冰盛水腹堅

則命取水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孔曰沖沖非貌非聲故曰鑿冰之意

王曰沖沖和之至也鑿冰非特備暑亦所以達陽氣氣達則沖沖矣孔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

命取而藏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

虛危曹曰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水以入告民出五種蓋陽氣達而和適乃出五種焉 孔曰

豷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即以其月納之 朱

曰幽王多寒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曰凌陰冰室也孔曰按凌人云

三其凌注云三之者為消釋也杜子春云倍其冰也

孔曰仲春陽氣出地冰

依禮須開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非時夏頒冰

是其後用時也

孔曰西陸朝觀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

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是乃頒賜臣下也

孔曰月令仲春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

故薦之

鄭曰凌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啟水曰春薦羔薦韭乃春時先薦寢廟之物也

丘曰肅嚴氣也 毛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

曰朋

孔曰設兩尊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

曹曰

歲隙必休老勞農且行鄉飲酒之禮

朱曰鄉

飲酒之禮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是也

王曰公堂人君之堂也 孔曰稱舉也兕觥角爵也

王曰兕觥罰爵用於既酬之後亦所以為樂也

毛曰疆竟也 孔曰七章

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

暑藏冰飲酒相樂

王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

鄭曰上章備寒故此

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范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

急民也

程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水必以仲春所以

順時氣也

蘇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

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祿之家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也 胡曰藏冰開水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

張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

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段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壽

東萊曰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

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鷓

尺之反

鷓

吁驕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鷓馬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注云辟法也

我

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

歐陽曰金滕書

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謂先為冢牢中避而作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曹曰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鷓鴣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為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晚而得子年九十三而崩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時去商俗未遠兄終弟及之義心所冀望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叔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啟商甚間王室金滕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鷓鴣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

飛取之周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于成王
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
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
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
辟管叔于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為誅殺一
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
器付之孺子以育周公故也死骨未寒而羣叔挾仇
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托豈當畏避
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托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
無以告我先王苟為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
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為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
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又安有戾太子之
變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為
大為嘉為休則周公之東為討罪人無疑也鄭曰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也 朱曰管
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
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鷓鴣之詩以遺王
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鴛子之閔斯

爾雅曰鷓鴣鷓鴣

郭璞曰鷓鴣類 山陰陸曰先儒以鷓鴣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

義蓋爾雅言鷓鴣鷓鴣繼言狂茅鷓怪鳥臬鷓則鷓鴣亦臬之類也 呂曰鷓鴣惡聲之鷓鳥也詩有鷓

萃止又翩彼飛鴉又為臬為鷓蓋臬之類 凡三言見于聲詩皆惡聲之鳥也鷓音寧

東萊曰

鷓鴣鷓鴣之別名也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

言曰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此乃陸璣疏所謂巧

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鷓鴣之別名同與爾雅之

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

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 歐陽曰

鳥之愛其巢者呼鷓鴣而告之 程曰不知呼鷓鴣者主何物 鄭

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

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曰今鷓鴣多攫鳥子而食 毛曰恩

愛也 程曰鷺育也 朱曰鷺養此子誠可憫憐今

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耶蓋周公託為鳥言

以自比

程曰鴟鴞謂為惡者

朱曰喻同管
蔡作亂者

子喻管

蔡

東萊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
為周家語殷民之辭而設也

室喻王室

呂曰殷

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公將

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

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

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

也

范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
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

王室同安
危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 綱直留反

繆繆莫侯

牖戶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

毛曰迨及也徹剥也

朱曰取也

桑土桑根也

鄭曰綱繆

猶纏綿也

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鄭曰下民巢下之民也

程曰迨天之未陰雨而

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

朱曰

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

孔

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

欲毀我巢室王肅云今者今周公時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

音吉

拮据

音居

予所持

力活反

荼

音徒

予所蓄租

子胡反

予口

卒瘁

音徒

曰予未有室家

毛曰拮据搢搨也

孔曰說文云搢持也搨搨謂以手爪搨持草也

朱曰拮

取也

毛曰荼萑苕也

孔曰菴為萑萑苕菴之秀穗也朱曰荼萑苕可以藉巢

程曰蓄積租取也

王曰與租賦之租同

王曰卒盡也

毛

曰瘡病也手病口病

孔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釋文

鄭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曰

亦為鳥言所以拮据拮茶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所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

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

在消反

予尾脩脩

素彫反

予室翹翹

初消反

風雨所

漂搖予維音曉曉

叫堯反

毛曰譙譙殺

色界反

也脩脩敝也

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

翹翹危

也曉曉懼也

鄭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

蘇

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

其音得無急乎

朱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已既勞瘁王室未安而

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

程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

哀而意切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惟東山乎

李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
公自周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

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

林少穎曰東征得罪人
乃在於二年之久蓋重

傷天倫誠有不得已焉誠有彷徨不得已之心此忠
厚之至也 東萊曰周公何所恃而敢至二年之久
尚有二公在可以委付內事故放得下也 段曰二
說一說也惟有二公在故公得彷徨而徐取之也

孔曰完不與敵戰歸士完全

程曰思謂念其勤

勞思其廬室荒廢也 孔曰室家之望女謂歸士未

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惟恐君上不知今叙其情閔

其勤勞則民皆喜說忘其勞苦 朱曰皆其心之所

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

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

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其所

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惓惓

徒刀反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莫紅反

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反 戶剛

枚娟娟

反 烏玄

者蠟

音蜀

烝在桑野敦

都回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曰東山所征之地

曹曰軍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故周公之營軍必依東山以為

固

毛曰惱惱言久也

陳曰惱慢也 有流而不止之意

孔曰零雨

零落之雨

毛曰濛雨貌

說文曰濛微雨也

王曰止使人

毋為謂之勿

毛曰士事也

鄭曰行陳也

毛曰

枚微也

孔曰微者其物細微也大司馬大閼云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

語為相疑惑也

娟娟蠟貌桑蟲也

孔曰釋蟲云娟烏蠟樊光引此詩蛇烏草反 郭璞曰

大蟲如指似
蠶見韓非子

程曰烝猶云升也

陳曰升在桑中
李曰鄭謂烝寘也

其音訓久言
久在桑野也

朱曰敦獨處不移之貌

鄭曰獨宿

於車下

王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戰則將卒有所
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

之屬皆可
以載其中

鄭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

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董曰我徂東山
記其地也怛怛

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
時也范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閑其下

雨則其往可知也
程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蘇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

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

而悲 范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

程曰制衣裳
治歸裝也

東萊曰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

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

曹曰念歸
之心既切

因思其離家之時妻子為制從軍之服丁寧告語
使勿專事於行陣銜枚之間欲其為萬全之計也所

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 朱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

而自嘆曰彼蝓蝓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

者則亦在車下也

程曰蠋常在桑葉中居如士
卒之獨處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

力果
反

實亦施

羊豉反

于宇伊威在室

蠨

音蕭所交反

在戶

町他頂反

瞳他短反

鹿場熠

以執反

耀

以照反

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曰果羸枯樓也

孔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

陳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

曹曰當蔓生野中今乃延

入于宇之內矣

劉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

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

毛曰伊威

委黍也蠨蛸長踦也

孔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窺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作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

程曰町瞳廬傍畦隴為

麋鹿之場也

王曰町疃鹿場者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董曰區種法曰伊

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文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為田里所聚

孔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

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朱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曰

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程曰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

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

蘇曰及其歸也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

每言之而不已丁夫于役田事遂廢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

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鄭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

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

李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

情也 朱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

古玩反

鳴于

埵

田節反

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敷

徒端反

瓜苦

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曰鶴水鳥也

陸璣草木疏云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曹曰說文曰

翟工兵切小雀也引此詩鶴鳴于埵為據又曰離呼官切離專畱蹂如鶴短尾射之銜矢射人爾雅說鶴

鵲鷓鴣與許慎同其音歡團福柔郭璞云一名
婁羿則鳴于埵者非鵲也當作窿埵蟻封也 將陰

雨則鳴 毛曰埵螿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鵲

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曰螿輦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
雨水泉上潤故螿避濕而上塚鵲

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王曰埵是
丘埵也 曹曰蟻知將雨豫為埵以禦之而鵲鳴於

其上雨 候也 鄭曰洒灑埽拚也 類篇曰
埽除也 穹室窮塞鼠穴

也 程曰穹室謂鼠穴穹
室者室所壅土也 程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

瓜之苦者延蔓粟薪之上 朱曰粟周土之所宜木

程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 鄭曰行
者于陰

兩尤苦婦念之
則歎於室也

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

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
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之所不取
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 東萊曰婦人洒埽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
於栗新因感其夫之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
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于歸皇駮

邦角反

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燿燿其羽羽鮮明

也歸嫁也

毛曰黃白曰皇

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駮白曰

駮

孔曰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駮赤色也

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

結悅

孔曰昏禮曰結悅此言結縞則縞當是悅孫炎曰悅中也爾雅曰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綈也注

綈繫也

又曰衿謂之祔注衣小帶也

朱曰士昏禮

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

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愆而

事此親結其縞之事然也

九十其儀言多儀者

朱曰

九其儀十其儀
言其儀之多

程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

禮人情之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

歸其馬皇駸有文彩也親結其縞女之親結之九十

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

之歡當如何也

朱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

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曹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沉穡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蘇曰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鷓鴣既還而作東

山故豳風著此詩以見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

美公之詩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以毀周公也 朱曰四國

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程曰豳詩七月陳王業

鳩鴉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

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毛曰隋登曰斧

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

說文曰斨方登斧也

毛曰皇匡也將大也

朱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

而缺我斨

曹曰或曰意詩人欲侈大其事蓋與血流漂杵同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征之為言正

也王者有征而無戰不戰以正之故初曰四國是皇皇亦正也次曰四國是吡吡者化之謂也其勞

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後已

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

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

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

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

蘇曰使周公嫌于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則周

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人也范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蓋象之禍及于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五戈反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曰鑿屬曰錡

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曹曰斧斨固為殺伐之用錡鉢非兵器而每與

斧同用致破缺者豈四國之人樂助周公如用鉏耨棘矜以攻秦者歟

叱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

毛曰木屬曰鉢

釋文曰韓詩云鉢鑿屬鄭曰斂也朱

王曰邁聚也聚而歸周也

范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

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
刺朝廷不知所以返周公之道董曰朝廷者人主
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
朝廷所以兼刺也東萊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
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
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

受也

東萊曰王亦未敢謂公者蓋二公非不知周公也但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彼可以此使二

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

也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曰柯斧柄也

朱曰克能也

孔曰媒通二姓之

言者也

程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得

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朱曰此章之興

以起後章之義詩之為體優游不迫有至於如此者而學者求之於崎嶇蹙狹之中寸量銖較如治法律

失之
遠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鄭曰則法也覲見也之子斥周公也 爾雅曰竹豆

謂之籩木豆謂之豆

考工記旒人為豆實三而成敵崇尺 鄭曰籩豆其容實皆四

升 爾雅曰瓦豆謂之登 疏曰旒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 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縣音玄

毛曰踐行列貌 程曰此章言其道 朱曰執柯

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

陳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曹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
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
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
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大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
不遠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

之道代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

還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覲之子袞

古本反

衣繡裳

毛曰興也爾雅曰綬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

孫炎曰謂

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綬今之百囊網是也

陸草木疏曰鱒似鱒

呼本

反魚而鱗細於鱒赤眼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

曹曰歐陽

說九罭謂小魚之網則得之矣而以鱒魴為大魚則非也綬罭謂之罭蓋網之有囊者大網百囊九罭其

小者耳鱒魴皆魚之小者爾雅曰鮫華板切注云今鱒魚似鱒而大又云魴鱒魴音必注云似鱒子赤眼

鱒似鱒而大鱒似鱒之子則非大魚可知又云鱒魚
音毗江東呼鱒為鱒今鱒薄而寡力亦非大魚也然
則詩人之意言九罭之所得者特
鱒魴之小魚而已非魚之大者也
釋文曰袞衣六

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

畫降龍

司服鄭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彛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

米八曰黼九曰
黻皆繡於裳

程曰九罭網之固密者鱒魴魚之

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
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迎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李曰鴻鴈屬 毛曰遵循也渚小洲水岐成渚 程

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

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

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

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

陳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 程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

也 陳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
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
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東萊曰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
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
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
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

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
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
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
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
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
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
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囊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爾雅曰狼牡獾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曹

廣後陸璣疏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兵者有所不能免也

毛曰跋躐也孔曰跋前行曰躐孔曰狼之老者領下垂

胡朱曰領下垂肉也毛曰囊跲也說文曰跲躐也進則躐其胡退

則跲極業切其尾進退有難鄭曰公周公也程曰

孫者避而弗居也

劉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

毛曰碩大膚美

也 鄭曰屨人注曰王烏有三等赤烏為上冕服之

烏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烏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

烏禪下曰屨 王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

毛曰几絢貌 孔曰謂烏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纒縫中紉也

程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

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

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絜

前跋後囊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此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烏几几然

也范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烏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如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于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烏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

朱曰公之被毀以四國之流言也而詩人以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弗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囊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曰不瑕不可疵瑕也

孔曰瑕言玉之病疵亦玉病

程曰大舜

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

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囊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囊安有几几不殺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集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郝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六

宋 段昌武 撰

正小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

也

孔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君豐鎬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

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

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北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

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

孔曰

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自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

大雅自文王

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

周公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釋文曰從鹿鳴

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
六篇 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
書也 東萊曰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
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
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
善矣又謂未知此 程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
傳在何書則非也

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

朱曰舊說自鹿

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
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
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
是事則奏是詩焉 又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
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
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

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歟

鹿鳴之什

孔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有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

併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

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

於鴆反

食

音嗣

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

鄭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董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朱曰案序

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樂記言大

學始教宵雅肆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

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

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孔曰羣臣為嘉賓燕

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

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

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

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

曹曰人君燕闕一人為賓燕禮曰

公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則亦大夫為賓是羣闕矣

此雖闕賓然闕

而諸侯亦有之則又有四方交聘之其臣雖立以為賓乃使宰夫為主對

之行禮闕與為酬酢也至於天子燕諸侯則親與之為賓主以其不純臣故也由是推之則文王之為

西伯也其於列國之來聘者安得不與之為賓主哉按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

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杜注曰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也叔孫奉君命

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也鄭注燕禮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嘉賓講道修政之樂歌也且文王之時勞使臣則有四牡遣使臣則有皇皇者華遣戍役則有采薇勞還率則有出車勞還役則有杖杜燕兄弟則有常棣燕朋友故舊則有伐木不應四方之賓客獨無歌詩先儒謂嘉賓即羣臣羣臣雖不害為嘉賓若夫燕四方之賓客同歌鹿鳴必矣燕則飲食畢備故燕兄弟之詩曰備爾籩豆飲酒之饫燕朋友故舊之詩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鄭氏以飲為饗禮有酬賓送酒之幣以食為食禮有侑賓勸飽之幣正不及燕禮夫執成周太平之典以追論文王造周於商之末世而必斲於合得無失乎朱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

君有饋馬曰獻使馬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闕

食之言以飲食為主而副以幣帛言將

闕

幣帛之謂特行之耳將行也厚意藏於

闕

禮何以行之哉饗以訓共儉而燕則以示慈惠

闕

故能使上下之情洽如此盡其心者忠臣之

闕

有得與不得耳

呦呦

音幽

鹿鳴食野之苹

音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

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曰興也

程曰吻吻和聲也

鄭曰革籟蕭

孔曰那璞

曰今籟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曰葉青白色
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炆食

董曰鼓

瑟吹笙蓋燕樂也

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

中衆笙不拜授爵
降坐祭立卒爵

毛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孔曰

吹笙之時鼓其笙
中之簧以樂之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

程曰承

以藉之筐以貯之

朱曰將行也

毛曰行道也

朱曰

周行大道 董曰
古者行與鄉同聲

程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

和聲相呼共食野之革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

如此 孔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

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 孔曰

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 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令人言語之無節 緇

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 鄭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 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

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 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朱曰蓋所求於羣

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 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曹曰於是乃

告之曰忠臣嘉賓之人有以誠意好我者當表示于 周行之中使臣下知所效慕焉孟子曰畜君者好君

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自助也
非徒飲食之而已左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
所謂周行也
朱曰此燕饗賓客之詩蓋君臣之

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
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
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音示

民

不忮君子是則是傲

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

毛曰蒿散

去及反

也

孔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

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

孔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

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離亂曹曰視民當與文王

視民如傷同義

毛曰怵愉也

孔曰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曰怵愉

薄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教遊也程曰此章又言

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

朱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

蓋亦深矣劉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

不備而我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桃乎觀其禮而知則
且傲者不亦君子乎

范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

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

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曰芩草也

陸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葉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樂之

久也燕安也

范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

樂其心也

程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曹曰君臣相勉

以善故久而不荒

毛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

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

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也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

力報反

使

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

音悅矣

段曰是詩宜居皇皇者華之後而先之者講師漸失其傳也然要知四牡之作人君當知臣下之勤勞皇

華之作人臣當念君上之付託此則詩之義

四牡騑騑周道倭

音威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毛曰騑騑行不止之貌

少儀曰車馬之美匪匪翼翼

周道岐周之

道也

東萊曰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說

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况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

倭遲歷遠之貌

孔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曰倭遲回遠也

監不堅

固也

董曰說文焚海為鹽黃池為監故安邑之出為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朱

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曰思歸者私恩也 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鄭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范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駢駢嘽嘽

他丹反

駱

音洛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

毛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山陰

陸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曰夫乃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遑暇啟跪也

爾雅注云小踞 處居也 范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 李

曰不遑啟處大意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

音篇

者鷗載飛載下集於苞栩

况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

李曰興也翩翩飛貌 毛曰鷗夫不也

孔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鷗

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祝鳩鷗也郭璞云今鷓鴣也朱曰鷗俗字也當作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也

孔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

毛曰栩杼也

孔曰栩杼今柞

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以染皂

又曰將養也

程曰雛翩翩或飛

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

私至不得將其父

朱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

范

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

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

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起音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曰杞枸櫬也

計音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楚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

音審

毛曰駸駸驟貌

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

鄭曰諗告也君

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曰臣

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

朱曰非他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

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不敢言者於其燕勞而歌詠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又曰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

蘇曰獨言將母承四

章之文也

孔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其致一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 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 程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 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東萊曰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于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詩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程曰人君遣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

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

所中反

征夫每懷靡及

朱曰興也

毛曰皇皇猶煌煌也

孔曰華猶草木

之華也 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駢衆多之貌

征夫行人也

鄭曰衆行夫程曰征夫使人駢駢俊健之狀也

孔曰使與上介衆介

朱曰懷思也

程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

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

歐陽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

耳曹曰光華在所使之臣不主送之者言也

歐陽曰於原隰者其道所

經也

程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

程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

及也

朱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曰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

朱曰此

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

音俱

六轡如濡

如朱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子須反

劉曰駒之為馬蓋嫩而壯者駒騏駟皆駟之良選

所以貴使臣之行也 鄭曰如濡言鮮澤也 毛曰

忠信為周

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證之於忠信之人

鄭曰爰於也

毛曰訪問於善為咨

程曰諏謀度詢所載雖各有

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曹曰忠臣之出使事雖有指

必博詢廣問求訪人民之利病與政事之得失以輔助其君之聰明且見其任之專信之篤也 歐陽曰

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李曰

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 朱曰使臣自以每懷靡

及故廣詢博訪將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 范曰

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

可以善君矣臣能臆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

而能正 朱曰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

居者也

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

東萊曰詠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詠者古語多倒也歐陽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陳曰穆叔言咨事為詠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辭經旨不在是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曰騏騏文也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待洛反

毛曰白馬黑鬣曰駱朱曰沃若猶言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曰陰白雜毛曰駒

詳解見駒

均調也

歐陽曰詠謀度

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

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䟽召穆公

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然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䟽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谷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曰韓詩

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說合

朱曰舊說以鹿鳴以下

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鬪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曰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

五合反

不韡韡

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曰興也常棣棣也

鄭曰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孔曰郭璞云今闕

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曹曰移即所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論語所謂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足也常棣乃棣也本草謂之郁李
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謂食鬱采薇所謂彼
爾維何維常之華即
此詩所謂常棣也 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曰

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

毛曰韡韡光明也

鄭曰承華

曰韡不當作拊拊鄂足也

孔曰鄭氏以為常棣華

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

榮顯 歐陽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

多何煩改字為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

程曰常棣今所謂王李華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王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

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者如此 范曰

常棣之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

兄弟 東萊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

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程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以華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 范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說文鄂作萼

董曰謝靈運亦作萼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

薄侯反

矣兄弟求矣

毛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

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曰

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

以相依恃

王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衰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

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段曰至患難則天性見矣

脊

并益反

令

音零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

吐丹反

毛曰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孔曰陸疏

曰脊令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鄭曰每有雖也良善

也 毛曰况茲也

蘇曰甚也

永長也

程曰此章言兄弟

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

也

丘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曰雖渠水鳥而今

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天性也曹曰比兄弟失其常處而聚於原隰時也

鄭曰當

急難之時雖有善朋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朱曰雖有良朋不過

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蘇曰人之急

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也雖有良朋其

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則以親為怨而樂

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曰兄弟無不相死之

義故朋友之于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歎

而已王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

難冠雉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

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

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雉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

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

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思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所以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

乎

東萊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厚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

視歟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
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
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閱

許歷反

于牆

在良反

外禦其務

音侮

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毛曰閱狼也

爾雅曰閱狼也

鄭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

閱而外禦也

朱曰烝發語聲

毛曰烝填也曰久也古聲填寔處

鄭氏

同

毛曰戎相也

朱曰戎助也

范曰兄弟內閱而猶外

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

明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注云閱狼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狼猶共禦他人

使侮己者而里喻遠也

王曰狼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

侮則雖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 朱

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

篤也呂與叔解閭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

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旨觀之

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

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辭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

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蘧豆家室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踈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之不如友生可乎 歐陽曰此乃責之之辭 程

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

蘇曰

人居平安之時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王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東萊曰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儻

實印反

爾籩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如具

反

毛曰儻陳也

蘇曰飫饜也

王曰兄弟無故則既

具矣

程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急反

和樂且湛

答南反

鄭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

董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

也無間矣

毛曰翕合也

程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

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矣故其和

樂久而不厭

朱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蘇曰

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况于兄弟之以天屬哉李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篤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妻孥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而後可以樂於兄弟也曹

曰凡人情信莫篤於朋友而愛莫甚於妻子

兩者皆人合其合可離也兄弟則天屬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曰帑子也

董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爾妻奴奴即

子蓋唐人猶作奴字

范曰究窮也 毛曰圖謀也亶信也

程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

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 東萊曰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

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

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曹曰朋友者兼同姓異姓之臣詩中所謂諸父

諸舅是也故序者以親親友賢釋之

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

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曰興也

東萊曰興之兼賦比者也

丁丁者伐木聲也

劉曰聲相應也

朱曰嚶嚶鳥聲之和也

郭璞曰嚶嚶兩鳥鳴

鄭曰幽谷深谷

也遷徙也 毛曰喬高也 鄭曰相視也 毛曰矧

況也 張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 程

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 什方張曰詩人多相因之

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

以伐木言之 程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

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

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序其情

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

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
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
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
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

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丘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

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
蘇曰事之甚小而須朋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
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于木以木為安而
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于事之大于伐
木而人之有知也哉 范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
以為不欺矣 楊曰五品天之叙人之大倫也朋友

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得罪於天無禱也神之聽之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所宜反

酒有藇

音叙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

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

音烏

粲洒

所懈反

瑋

素報反

陳饋

其位反

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曹曰首章既以伐木起興後二章因衍而賦之其義

不復繫於伐木矣如魚藻詩以魚在在藻起興至第

三章則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既云在藻又云依蒲

若以本章論之理豈得安此類皆因起興之語衍而

成章爾

毛曰許許柿貌

程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

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以筐曰醜以藪曰湑

孔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

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蕓美貌犴豕成羊也

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犴

鄭

曰速名也

朱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

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毛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

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孔

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

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

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

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

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

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 朱曰
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

鄭曰寧適不

來寧名之適自不來也

朱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

毛曰微無也

朱曰顧念也於歎辭

毛曰粲鮮明貌

孔曰粲

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

毛曰天子八簋

孔曰簋

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劉曰簋至於八

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曹曰言其甚盛也 毛謂待族人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

時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周公所作又豈得拘以為制哉

孔曰肥牡肥豕之

牡者 毛曰咎過也

李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牡詩
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諭其文不備亦是
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
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燕樂之

朱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
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
句先

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范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

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程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

之罪 李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行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餽

音侯

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

音沽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白反

舞我迨

音待

我暇矣飲此湑矣

孔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蘇曰衍多也 鄭

曰踐陳列貌 朱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范曰先諸舅以及兄

弟尊卑之等也

曹曰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

妻之黨為兄弟又云妻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

兄弟蓋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親親之義也 陳曰君子之取友無方若內

若外惟其有德而已無遠皆在也 毛曰餽食也 孔曰民之

失德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

曹曰易曰飲食必有

訟

毛曰湑酋

所六反

之也

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涕之而去其糟也

朱曰湑亦醜也醜酒者或以筐或以草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曰酤買也

前漢

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音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曹曰酤一宿酒商頌所謂既載清酤是也

李曰坎坎鼓

聲也 毛曰蹲蹲舞貌 鄭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間

暇共飲此湑酒 王曰於諸父曰肥羜而已於諸舅

乃曰八簋肥牡於兄弟乃曰籩豆有踐者言以至誠加焉每有隆而無殺也程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

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餼之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

乎故有酒則我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則我

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蘇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

餼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蓋其所以樂之也朱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餼之薄而至於有愆故

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

段曰舉乾餼者微之於微也

篤友義當於閒暇急難而能相求者獨兄弟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戶稼反

下如字

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鄭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

美於君以答其歌 蘇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燕其

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程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
天保之詩盛言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
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
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
意重複以見其愛上之深至如此 黃曰君下下以
成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
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
又曰三復是詩見君子愛君之意曰單厚以信厚之

德期之也曰戩穀以進善之不已期之也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徧為爾德則歛福錫民之意也是數者皆所以受福之資歟此臣報君之志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

音丹

厚何福不除

治慮反

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鄭曰保安也

曹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

朱曰爾指君也

毛曰

固堅也

段曰九重乃臨深履薄之地也故曰保曰定曰固有堅疑安定之意聖人以鼎象位亦此

意矣 俾使也

鄭曰單盡也

程曰俾爾盡厚何福不

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

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

厚故福祲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曰除除舊而生新

毛曰庶衆也

程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

朱曰言天之保定

我君使之如此也

曹曰人臣之福祿出于居人君之福祿出于天段曰保有周旋扶

持衛護之意凡出于人力不及用之地者乃天也后稷之稟於水而鳥覆翼焉周公之流於東而風雷動

焉推此類可

與語天矣

天保定爾俾爾戩

子淺反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

人開

曰戩與
剪同

毛曰罄盡也 鄭曰降下遐遠也天與女

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歐陽曰既曰

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罄無不宜而受天

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

維日不足也

朱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
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語意正如此

王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

勞不足以上答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歡心而

不可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曰興盛也 毛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董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者也

鄭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 朱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程曰既庶矣則欲積累振起至于崇高而不已故曰

以莫不興既興矣則又欲繼繼增益寔盛不絕故曰

以莫不增

吉蠲

古玄反

為饴

尺志反

是用孝享禴

餘若反

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居良反

毛曰吉善蠲潔也

王曰吉言誼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饴酒食也

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王曰禴於文或從勺爾

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為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

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取使文也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盤

直留反 朱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

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盤三代世表作叔類 曹曰商周之制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當成王時后稷為太祖其下有大王王季及文武二昭二穆則亞國公叔祖類之儔當在七廟之數矣按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氏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則知先公不止后稷也

朱曰先王大王王季

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

則或者周公所更定歟

孔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 君

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 孔曰無疆者無有疆畔

境界也 鄭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曰少宰云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歐陽曰既則又言非惟

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

王而神亦降之福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

音遍

為爾德

毛曰弔至也

鄭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孔曰

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朱曰猶所謂祖考來格也

毛曰詒遺也

程曰質

實也

朱曰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

王曰民無所施

其智巧也日
用飲食而已

鄭曰黎衆也

李曰百姓庶民也

又曰

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
言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
為民不當以為
百官族姓也

鄭曰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

而象之

曹曰猶堯之民皆
以堯之心為心

范曰君所以為神民之

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

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

反古恒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反起處

不崩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

鄭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

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騫虧也程曰如松栢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也

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

劉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

朱曰承奉也 歐陽曰前既欲其興盛後又欲其

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音臉

允音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

所類反

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

力報反

還杖杜以勤歸也

鄭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 孔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于西戎出帥主伐獫狁故戒敕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 蘇曰采薇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 程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序其勤勞傷悲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 朱曰

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段曰文王百里之國當西北之二邊遣戍守衛民亦疲矣意者文王領西伯之任或率其旁之諸侯歟不然歲歲出戎盡用百里之民必不堪命也汝墳勉正之風殷雷勸義之俗是詩固有感動之而由汝墳以觀豈特岐周之民也讀詩者當考乎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毛曰薇菜也作生也

劉曰作謂
芽初出土

鄭曰莫晚也靡無

也 王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

女靡得以家為家 毛曰玁狁北狄也

鄭曰北狄
今匈奴也

鄭曰遑暇啟跪也 朱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

程曰采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

念歸時在歲暮也

王曰戌者自計
歸期則歲暮矣

舍其室家不遑暇

啟居以獵狝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

朱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獵狝之故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蓋序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曰薇始長而柔 鄭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

毛曰聘問也 李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

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范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 蘇曰
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朱
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
否乎 段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
至於難堪儻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
作之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
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
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啟處憂心孔疚

久又反

我行不來

程曰薇壯而剛 鄭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

此月為陽

孔曰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常有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

也 曹曰蟋蟀歲聿其莫注以為九月則首章亦陽止乃十月也

盥不堅固也處猶

居也 毛曰疚病也 鄭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王曰剛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 程曰歸期

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盥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

我行不可歸也

朱曰不來不反也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劉曰言文王之將率與

其役者勇于報國視死亦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王曰路戎路也 鄭曰

斯此也君子謂將率

孔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率得稱路者左傳子蟬叔孫

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毛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孔

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

曹曰常棣

之華繁密而相承戎車之密比亦如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子維君

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

朱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

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程曰君子總彊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

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者也

段曰

古人所謂戰勝者與後世事不同後世大率運奇百出以求勝則勝負必至於難定古人之治夷狄也服則捨之而已矣以是為勝亦宜三捷之可期哉雖然

一捷可矣而猶有俟於三焉獨非窮威乎此當以孟子三不朝之意推之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焉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求 龜 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 非 反

四

牡翼翼象弭

彌 氏 反

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

毛曰騤騤彊也

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

程曰依依止所處也

腓腓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

腓 足 也

言君子所處

小人從而動也 鄭曰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成

役之所託倚

劉曰君子則依之為禦備也小人則非之以為進退也 董曰按字書腓脛腓

也易之咸艮以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

毛曰翼翼閑也

孔曰閑閑習也 程曰行

列整治之狀

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

音計也 鄭曰弓反末

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 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為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節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梢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紛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 兵車三人同戴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羈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骨象若

縛或有紆可
以助解之耳
魚服魚皮也
鄭曰服矢服也
陸疏曰
魚獸似猪
東海有之其皮

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
弓韃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
鄭曰日戒日

相警戒也言警戒軍事也孔甚棘急也
陳曰帥乘輜
陸又能備戒

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
朱曰言將士豈不日

相警戒乎獾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程曰整
練其車

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獾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
狎服是也段曰兵器必盛飾足以壯耀耳目悅其

心而今其氣勇也象
狎魚服亦此意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

次定四事全書
毛詩集解
三六

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 朱曰此

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

曹曰注時

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
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

程曰春而

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

范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

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

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 毛曰君子能盡

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程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

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問其勞古者戎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 又曰雨雪霏霏紀次年之冬也若以仲春往而冬暮歸則次戍者未至疆圍虛矣每秋冬兩番戍皆在又見備禦之至也 林賢良事要曰成周制兵大抵期戍以一年蓋役民歲三日故於百二十人之中共準出一人以供一年之役由一人三日以積之也宋徽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而左氏傳亦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是知其期以一年也然東山詩曰周公以西

土而東征者蓋三年又何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以西土東征蓋亦師從旅從之比非遠調也况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曾何以久役病之哉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

力報反

還

音施反

率

所類反

也

鄭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

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

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王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於野兵車

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

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 鄭曰自從也 王曰

天子紂也董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

也 程曰謂我命我也 毛曰僕夫御夫也 鄭曰
載裝載也棘急也 歐陽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
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
以趨王事之急難 東萊曰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
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
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統衆者其命蓋自
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
孔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音矣建彼旄音矣彼旗音餘

旄斯胡不旆旆音憂心悄悄音僕夫况瘁音似醉

丘曰將言建旄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曰

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耳朱曰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

也曹曰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郊外備牧也車出於牧則既駕矣於是出郊則自遠郊而出

關門孟子所謂郊關之內者也毛曰龜蛇曰旄旄干旄鳥隼曰旗

鄭曰設旄者屬之於干孔曰周禮大司馬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官載旗此詩旄旗旗雜互

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旗或載旄或載旗也楊曰曲禮行

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趨其趨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使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朱曰此章所謂旒者玄武也旗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曰胡不何不也毛曰旒

旒旒垂貌

程曰旒旒垂委之狀王曰未有事故不旒也董曰記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

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東萊曰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旒受命則張而旒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旒將戰之時則張而旒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旒故曳旒以恐之此治兵不旒將戰張旒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殯帥上介眾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殯及所

聘之境張矟而誓使之矟猶軍之旗旒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矟而受命猶軍張旒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矟猶軍在道而斂旒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矟猶軍將戰而張旒也 况茲也

程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

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

瘁

鄭曰將帥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東萊曰言方欲治

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旒彼車建旒

曹曰師既出郊

則當設備故設旒建旒焉

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

指其旗旒而言曰彼旗旒斯胡不旒旒而飛揚也

曹曰

其心常如遇敵志在必戰故曰胡不旆旆

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

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旂旒央央

於哀反

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毛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朱曰南仲文王之屬臣此時大將也

方

朔方近獫狁之國也

朱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

也 劉曰往城于方者
軍行而為藩禁之具也

范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

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 蘇曰彭彭壯盛也

毛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

王曰彭彭然張其車
乘央央然旆其旂旄

朱

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

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

毛曰赫赫盛貌

程曰
赫赫

德名
顯盛

襄除也

李曰牆有茨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

朱曰襄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東萊曰言既治

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

央央然旆其旂旒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程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獫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曹曰襄獫狁則師可以凱還矣故下章序其來歸之意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于付反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简书

孔曰方華方生華也 李曰思語辭也 毛曰塗凍

釋也

孔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

簡書戒命也

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

告則奔命救之

劉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朱

曰或曰簡書冊命臨遣之辭也

孔曰古者無紙有簡

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朱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

以見其出之久

鄭曰征伐獵猶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東萊曰采

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

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

也曹曰黍稷方華六月時也雪融而為塗正月時也

采薇之始遣也春時而往期以冬歸故曰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南仲以春出師至則獵狁襄矣既而西戎薦興乃復以六月自北徂西

而伐之比其勝之而歸當初春雪釋之時逮至于周則春深矣故如下文所云卉木萋萋等是也

劉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襄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曹曰南仲既襄獫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也

嘍嘍

於遠反

草蟲趨趨

吐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勑中

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毛曰嘍嘍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螿也

鄭曰君子斥南仲也毛曰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

東萊曰薄語辭也

劉曰降者莫不欲下其心以自安也

程曰此章

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於此尤

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

仲之伐西戎也

鄭曰近西戎之國間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

之間草蟲鳴焉東萊曰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朱曰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

伐昆夷也歟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采繁祁祁

巨移反

執

訊

音信

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毛曰卉草也

孔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繁

之人祁祁然衆多

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

醜徒衆也

毛曰夷平也

歐陽曰述其歸時春日

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

歸豈不樂哉

朱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旋之時也

曹曰征獵狁則西

戎作伐西戎則獵狁平意者二虜相掎角而為寇讟

鄭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
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杜杜勞還役也

朱曰此詩首末皆述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

曹曰一章

二章前四句俱序征夫之思其室家後三句俱序室家之思其夫三章前四句序征夫之思其父母後三句序父母之思其子四章序征夫過期之久眾家思之也

呂曰將帥君子也君

子志在名節故出車述其憂勤王事以彰其義兵役

小人也小人恤於私者多故杖杜道其思望以序其情此二詩之言所以為異也

有杖之杜有暎

華板切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曰杖特生貌杜赤棠也

孔曰陸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

白色為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毛曰暎實貌 鄭曰嗣

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 朱曰軍士在外其室家感

時物之變而思之 呂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

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 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

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曰日月陽止歲將

暮矣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

曹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

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 凡行役惟

居者之憂為甚 鄭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

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曰萋萋新葉 鄭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呂曰杜葉萋萋則春矣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憚

憚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統反征夫不遠

呂曰杞之可食春暮矣 孔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

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曰憚憚

敝貌瘡瘡疲貌 李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曹曰以朔方而

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

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

他義也

朱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

丘曰我君子也

父母君子之父母

陳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

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朱曰擅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

矣 范曰擅車憚憚四牡瘡瘡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居久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

鄭曰載裝載也疾病也 毛曰逝往也 劉曰期逝

者謂所期之日已逝 毛曰恤憂也 鄭曰偕俱會

合也 毛曰邇近也 王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

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 毛曰遠行不必

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朱曰期已過而猶不至

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 王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

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 朱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

至也 范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

與

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李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鵲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鵲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

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

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 曹曰物
之生子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
豐年之兆而魚藻之篇以魚在在藻為萬物皆得其
性

魚麗於罍

音柳

鱣

音常

鯨

音沙

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曰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孔曰釋器云罍婦之笱謂之罍

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罍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魚

揚也

陸疏曰鱸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 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

鯊鮪也

曰孔

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曹曰以薄為苟非工織之器而魚之大小

備有則他物可知

太平而後微物盛多

程曰罾魚苟之易作者麗於罾者亦美大

之魚也見其盛多

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

孔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

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

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

曰孔

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動風暴枝折葉墮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豺祭獸然

後殺

孔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

獺祭魚然後漁

孔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

鷹隼擊

然後爵音羅設

孔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
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

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鷦雀之屬鷹所擊者爵捕
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者也是以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

孔曰既言
取之時又

言取之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逆諸侯言不掩
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
盡物以長
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

澤梁

孔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
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

故山

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曰凡此皆

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

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得恃以為治者哉 蘇曰古之仁人交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者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禮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罍魴鱧

禮音

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曰鱧魴也

孔曰釋魚云鱧魴舍人曰鱧名魴

郭璞曰魴魴或作鱧魴或作鱧魴定作魴

魚麗于罍鯉

音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曰鯢鮎

乃兼反

也

孔曰釋魚有鯢鮎孫炎以為鯢鮎一魚鯢鮎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

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曹曰物則非特魚而已 蘇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蘇曰借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東萊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或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借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曰盛而及時也

王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
呂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

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
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曰多而能嘉旨而

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東萊曰有即所謂偕也

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
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
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

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

餘尚反

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毛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

入秦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

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

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

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張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

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董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其見於詩者歌也其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常是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亡其辭云若非失亡之乃本亡也 朱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虎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虎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而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曾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曹曰今六篇無詩者皆笙也餘詩不亡而獨施於笙者盡亡之以此知其本無詩也雖無詩而工師肄習其聲不可以無義故有其義而已則亡當作有無之亡而非亡逸之亡也且歌則升堂而奏之費人

聲也笙入則奏于懸中懸在堂下貴賤有等安得有詩以漢制觀之太祝逆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升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洗東廂奏永安之樂皆未嘗有詩至房中安世樂皆升歌而後有詩則此六篇者其嘉至休成之類歟東萊曰董氏之言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鄭曰毛

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

非孔子之舊

孔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

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朱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

用之樂毛氏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蘇或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

咳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東萊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

之後初一日南咳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

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

禮次八曰由儀與卿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

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咳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

丘之什

舊今麗正之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十六